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上　宋　袁樞　撰

突厥朝隋

魏武帝大同十一年春二月魏丞相泰遣酒泉胡安諾槃陁始通使於突厥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為柔然鐵工至其酋長土門始強大頗侵魏西邊安諾槃陁至其國人皆喜曰大國使者至吾國其將興矣

簡文帝大寶二年夏六月土門恃其彊盛求婚於柔然柔然頭兵可汗大怒使人詈辱之曰爾我之鍛奴也何敢發是言土門亦怒殺其使者遂與之絶而求婚於魏魏丞相泰以長樂公主妻之

元帝承聖元年春正月突厥土門自號伊利可汗號其妻為可賀敦子弟謂之特勤别將兵者皆謂之設

二年春二月突厥伊利可汗卒子科羅立號乙息記可汗三月遣使獻馬五萬於魏乙息記卒捨其子攝圖而

立其弟俟斤號木杆可汗木杆狀貌奇異性剛勇多智略善用兵鄰國畏之　冬十一月癸亥齊主自晉陽親追突厥于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敬帝紹泰元年冬十二月木杆西破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西至西海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五六千里皆屬焉

太平元年突厥木杆可汗襲擊吐谷渾魏太師泰使涼州刺史史寧帥騎隨之吐谷渾奔南山寧說木杆使攻

樹敦賀真二城以拔其根本木杆從之木杆破賀真獲吐谷渾可汗夸呂寧破樹敦虜其征南王還與木杆會于青海詳見吐谷渾盛衰

陳文帝天嘉四年　初周人與突厥木杆連兵伐齊許納其女為后遣御伯大夫楊薦等往結之齊人亦遣使求婚木杆欲執薦等送齊薦知而責之木杆許共平東賊然後送女詳見周伐齊　冬十二月突厥木杆地頭步離三可汗以十萬騎會周師於晉陽

五年春正月突厥引兵出塞縱兵大掠自晉陽七百里人畜無遺　秋九月突厥冦齊幽州衆十餘萬入長城大掠而還　突厥自幽州還留屯塞北閏月突厥冦齊幽州

六年春二月辛丑周遣陳公純許公貴神武公竇毅南陽公楊薦等備皇后儀衛行殿并六宮百二十人詣突厥可汗牙帳逆女　夏五月突厥遣使至齊始與齊通

臨海王光大二年春二月突厥木杆可汗貳於周更許

齊人以昝留陳公純等數年不返會大雪風壊其穹廬旬日不止木杆懼以為天譴即備禮送其女於周純等奉之以歸三月癸卯至長安周王行親迎之禮

宣帝太建四年突厥木杆可汗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為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為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之子為步離可汗居西面周人與之和親歲給繒絮錦綵十萬段突厥在長安者衣錦食肉常以千數齊人亦畏其為寇爭厚賂之佗鉢益

驕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何憂于貧

五年突厥求昏於齊

九年　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儀同三司紀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

十年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　五月己丑周高祖帥諸軍伐突厥遣柱國原公姬願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帝不豫詔停諸軍六月帝殂　冬十一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一年春二月突厥佗鉢可汗請和於周周主以趙王招女為千金公主妻之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諸民脩長城

十二年春二月戊午突厥入貢于周且迎千金公主夏六月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

十三年冬十二月突厥佗鉢可汗病且卒謂其子菴邏曰吾兄不立其子委位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及卒

國人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邏實貴突厥素
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人曰若立菴邏者我當帥兄弟
事之若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攝圖長
且雄勇國人莫敢拒竟立菴邏爲嗣大邏便不得立心
不服菴邏每遣人詈辱之菴邏不能制因以國讓攝圖
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子攝圖最賢共迎立之號沙鉢
略可汗居都斤山菴邏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
便乃謂沙鉢畧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

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畧患之以為阿波可汗還領所部又沙鉢畧從父玷厥居西面號達頭可汗諸可汗各統部衆分居四面沙鉢畧勇而得衆北方皆畏附之隋主既立待突厥禮薄突厥大怨千金公主傷其宗祀覆没日夜言於沙鉢畧請為周室復讎沙鉢畧謂其臣曰我周之親也今隨公自立而不能制復何面目見可賀敦乎乃與故齊營州刺史高寶寧合兵為寇隋主患之敕緣邊脩保障峻長城命上柱國武威陰壽鎮幽州京

兆尹虞慶則鎮幷州屯兵數萬以備之初奉車都尉長
孫晟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突厥可汗愛其善射留之竟
歲命諸子弟貴人與之親友冀得其射法沙鉢畧弟處
羅侯號突利設尤得衆心爲沙鉢畧所忌密託心腹陰
與晟盟晟與之遊獵因察山川形勢部衆彊弱靡不知
之及突厥入寇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興師
致討未是其時棄于度外又相侵擾故宜密運籌策漸
以攘之玷厥之于攝圖兵彊而位下外名相屬内隙已

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侯者攝圖之弟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為攝圖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彌縫實懷疑懼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間頗畏攝圖受其牽率唯彊是與未有定心今宜遠交而近攻離彊而合弱通使玷厥説合阿波則攝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霫則攝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帝省表大悦因召與語晟復口陳形勢手畫山川寫其虛

實皆如指掌帝深嗟異皆納用之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詣達頭賜以狼頭纛達頭使來引居沙鉢畧使上以晟為車騎將軍出黄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鄉導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之內附反間既行果相猜貳

十四年夏四月庚寅隋大將軍韓僧壽破突厥於雞頭山上柱國李充破突厥於河北山　五月已未高寶寧引突厥寇隋平州突厥悉發五可汗控弦之士四十萬

入長城　六月乙酉隋上柱國李光敗突厥於馬邑突厥又冦蘭州涼州總管賀婁子幹敗之於可洛峐　冬十月癸酉隋太子勇屯兵咸陽以備突厥　十二月乙酉隋遣沁源公虞慶則屯弘化以備突厥行軍總管達奚長儒將兵二千與突厥沙鉢畧可汗遇於周槃沙鉢畧有衆十餘萬軍中大懼長儒神色慷慨且戰且行為虜所衝突散而復聚四面抗拒轉鬬三日晝夜凡十四戰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敺之手皆骨見殺傷萬計虜氣

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瘡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什八九詔以長儒為上柱國餘勲回授一子時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叱列長乂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皆為突厥所敗於是突厥縱兵自木硤石門兩道入冦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沙鉢畧更欲南入達頭不從引兵而去長孫晟又説沙鉢畧之子染干詐告沙鉢畧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沙鉢畧懼迴兵出塞

長城公至德元年春二月突厥寇隋北邊　夏四月突厥數為隋寇隋主下詔曰往者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遂安危盖並有大敵之憂思減一邊之防也朕以為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節之以禮不為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為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愚暗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

乗昔世之驕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邉葢
上天所忿驅就齊斧諸将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納有
違者死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何用侍子之朝寧勞
渭橋之拜於是命衛王爽等為行軍元帥分八道出塞
擊之爽督總管李充等四将出朔州道己卯與沙鉢畧
可汗遇於白道李充言于爽曰突厥狃于驟勝必輕我
而無備以精兵襲之可破也諸将多以為疑惟長史李
徹贊成之遂與充帥精騎五千掩擊突厥大破之沙鉢

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其軍中無食粉骨為糧加以疾疫死者甚衆 甲子突厥遣使入見于隋 五月癸卯隋行軍總管李晃破突厥于摩那度口 隋秦州總管竇榮定帥九總管步騎三萬出凉州與突厥阿波可汗相拒於高越原阿波屢敗榮定㜸之兄子也前上大將軍京兆史萬歲坐事配敦煌為戍卒詣榮定軍門請自効榮定素聞其名見而大悅壬戌將戰榮定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决勝負耳

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請盟引軍而去長孫晟時在榮定軍中為偏將使謂阿波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遽即奔敗此乃突厥之恥也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為衆所崇阿波不利為國生辱攝圖必當以罪歸阿波成其宿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結連達頭

相合為彊此萬全計也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擒圖受其戮辱耶阿波然之遣使隨晟入朝沙鉢畧素忌阿波驍悍自白道敗歸又聞阿波貳於隋因先歸襲擊北牙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奔達頭達頭大怒遣阿波帥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十萬騎遂與沙鉢畧相攻屢破之復得故地兵勢益彊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鉢畧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畧從弟地勤察别統部落與沙鉢畧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

連兵不已各遣使詣長安請和求援隋主皆不許　六月突厥寇幽州隋幽州總管廣宗壯公李崇帥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砂城突厥圍之城荒頹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虜營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為其備每夜中結陳以待之崇軍苦飢出輙遇敵死亡畧盡及明奔還城者尚百許人然多重傷不堪更戰突厥意欲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為特勒崇知不免令其士卒曰崇喪師徒

罪當萬死今日効命以謝國家汝俟吾死且可降賊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陳復殺二人突厥亂射殺之秋七月辛丑以豫州刺史代人周搖為幽州總管命李崇子敏襲爵　秋八月壬午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出寧州道內史監虞慶則出原州道以擊突厥

二年春二月突厥蘇尼部男女萬餘口降隋　突厥達頭可汗請降于隋　秋九月突厥沙鉢畧可汗數為隋

所敗乃請和親千金公主自請改姓楊氏為隋主女隋主遣開府儀同三司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更封千金公主為大義公主晉王廣請因釁乘之隋主不許沙鉢略遣使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致書大隋皇帝皇帝婦父乃是翁比此為女夫乃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如一自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親好不絕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羊馬皆皇帝之畜彼之繒綵皆此國之物帝復書曰大隋

天子貽書大突厥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善意既為沙鉢畧婦翁今日視沙鉢略與兒子不異時遣大臣往彼省女復省沙鉢略也於是遣尚書右僕射虞慶則使於沙鉢略車騎將軍長孫晟副之沙鉢畧陳兵列其珍寶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諸父以来不向人拜慶則責而諭之千金公主私謂慶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謂沙鉢畧曰突厥與隋俱大國天子可汗不起安敢違意但可賀敦為帝女則可汗是大

隋女婿奈何不敬婦翁沙鉢畧笑謂其達官曰須拜婦翁乃起拜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慙與羣下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畧謂左右曰何謂臣左右曰隋言臣猶此云奴耳沙鉢畧曰得為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

三年　初突厥阿波可汗既與沙鉢畧有隙分而為二阿波浸彊東距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及西域諸胡悉附之號西突厥隋主亦遣上大將軍元契使於

阿波以撫之　秋七月突厥沙鉢畧既為達頭所困又畏契丹遣使告急於隋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隋主許之命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之車服鼓吹沙鉢畧因西擊阿波破之而阿拔國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畧沙鉢畧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遣其子庫合眞入朝八月

丙戌庫合貞至長安隋主下詔曰沙鉢畧往雖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因命肅告郊廟普頒遠近凡賜沙鉢畧詔不稱其名宴庫合貞於内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畧大悅自是歲時貢獻不絶

四年春正月庚午隋頒歴于突厥

禎明元年夏四月突厥沙鉢畧可汗遣其子入貢於隋因請獵于恒代之間隋主許之仍遣人賜以酒食沙鉢畧帥部落再拜受賜沙鉢畧尋卒隋為之廢朝三日遣

太常弔祭初沙鉢畧以其子雍虞閭懦弱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閭遣使迎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扞可汗以來多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我不憚拜汝雍虞閭曰叔與我父共根連體我枝葉也豈可使根本反從枝葉叔父屈於卑幼乎且亡父之命何可廢也願叔勿疑遣使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為莫何可汗以雍虞閭為葉護遣使上表言狀隋使車騎將軍長孫晟持節拜之

賜以鼓吹幡旗莫何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擊阿波阿波之衆以為得隋兵助之多望風降附遂生擒阿波上書請其死生之命隋主下其議樂安公元諧請就彼梟首武陽公李充請生取入朝顯戮以示百姓隋主謂長孫晟於卿何如晟對曰若突厥背誕須齊之以刑今其昆弟自相夷滅阿波之惡非負國家因其困窮取而為戮恐非招遠之道不如兩存之左僕射高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寛大隋主從之

二年冬十二月突厥莫何可汗西擊鄰國中流矢而卒

國人立雍虞閭號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　上之滅陳也以陳叔寶屏風賜突厥大義公主公主以其宗國之覆心常不平書屏風為詩叙陳亡以自寄上聞而惡之禮賜漸薄彭公劉昶先尚周公主流人楊欽亡入突厥詐言昶欲與其妻作亂攻隋遣欽來密告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可汗信之

乃不脩職貢頗為邊患上遣車騎將軍長孫晟使於突

厥徵觀察之公主見晟言辭不遜又遣所私胡人安遂迦與楊欽計議扇惑都藍晟至京師具以狀聞上遣晟往索欽都藍不與曰撿校客內無此色人晟乃賂其達官知欽所在夜掩獲之以示都藍因發公主私事國人大以為恥都藍執安遂迦等并以付晟上大喜加授開府儀同三司仍遣入突厥廢公主內史侍郎裴矩請說都藍使殺公主時處羅侯之子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使裴矩謂之曰當殺大義公主乃許婚

突利復譖之於都藍都藍因發怒殺公主更表請婚朝議將許之長孫晟曰臣觀雍虞閭反覆無信直以與玷厥有隙所以欲依倚國家雖與為婚終當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靈玷厥染干必受其徵發彊而更反後恐難圖且染干者處羅侯之子素有誠款於今兩代前乞通婚不如許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撫馴使敵雍虞閭以為邊捍上曰善復遣晟慰諭染干許尚公主十七年秋戊戌突厥突利可汗來逆女上舍之太常教

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都藍故特厚其禮遣太常卿牛弘納言蘇威民部尚書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長孫晟說其帥衆南徙居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都藍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絶亟來抄掠邊鄙突利伺知動靜輙遣奏聞由是邊鄙每先有備

十九年春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因長孫晟奏言都藍可汗作攻具欲攻大同城詔以漢王諒為元帥尚書左僕

射高頻出朔州道右僕射楊素出靈州道上柱國燕榮出幽州道以擊都藍皆取漢王節度然漢王竟不臨戎都藍聞之與達頭可汗結盟合兵掩襲突利大戰長城下突利大敗都藍盡殺其兄弟子姪遂渡河入蔚州突利部落散亡夜與長孫晟以五騎南走比旦行百餘里收得數百騎突利與其下謀曰今兵敗入朝一降人耳大隋天子豈禮我乎玷厥雖来本無寃隙若往投之必相存濟晟知之密遣使者入伏遠鎮令速舉烽突利見

四烽俱發以問晟晟紿之曰城高地迥必遥見賊來我
國家法若賊少舉二烽來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彼見
賊多而又近耳突利大懼謂其衆曰追兵已逼且可投
城既入鎮晟留其達官執室領其衆自將突利馳驛入朝
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長安帝大喜以晟為左勲衛驃
騎將軍持節護突厥上令突利與都藍使者因頭特勒
相辨詰突利辭直上乃厚待之都藍弟都速六棄其妻
子與突利歸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遺之珍寶以慰其心

高熲使上柱國趙仲卿將兵三千為前鋒至族蠡山與突厥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復大舉而至仲卿為方陳四面拒戰凡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突厥敗走追度白道踰秦山七百餘里而還楊素軍與達頭遇先是諸將與突厥戰慮其騎兵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設鹿角為方陳騎在其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未足以取勝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為騎陳達頭聞之大喜曰天賜我

也下馬仰天而拜帥騎兵十餘萬直前上儀同三司周
羅睺曰賊陳未整請擊之先帥精騎逆戰素以大兵繼
之突厥大敗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其衆號
哭而去　冬十月甲午以突厥突利可汗爲意利珍豆
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突厥歸啓民者男女萬餘口
上命長孫晟將五萬人於朔州築大利城以處之時安
義公主已卒復使晟持節送宗女義成公主以妻之晟
奏染干部落歸者益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虞閭抄

掠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為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還百里掘為横塹令處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從之又令上柱國趙仲卿屯兵二萬為啓民防達頭代州總管韓洪等將步騎一萬鎮恒安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鎮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帝遣越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武威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出塞十二月乙未都藍為部下所殺達頭自立

為步迦可汗其國大亂長孫晟言于上曰今官軍臨境戰數有功虜内自携離其主被殺乘此招撫可以盡降請遣染干部下分道招慰上從之降者甚衆

二十年夏四月壬戌突厥達頭可汗犯塞詔命晉王廣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史萬歲出馬邑道以擊之長孫晟帥降人為秦州行軍總管受晉王節度晟以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突厥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

千餘級史萬歲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使問隋將為誰候騎報史萬歲也突厥復問得非敦煌戍卒乎候騎曰是也達頭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縱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遠遁而還詔遣長孫晟復還大利城安撫新附達頭復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啟民上又發兵助啟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謝曰大隋聖人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染干如枯木更葉枯骨更肉千世

萬世常為大隋典羊馬也帝又遣趙仲卿為啓民築金河定襄二城

仁壽元年春正月突厥步迦可汗犯塞敗代州總管韓洪於恒安　夏五月突厥男女九萬口來降　冬十一月詔以楊素為雲州行軍元帥長孫晟為受降使者挾啟民可汗北擊步迦

二年春三月突厥思力俟斤等南渡河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楊素帥諸軍追擊轉戰六十

餘里大破之突厥北走素復進追夜及之恐其越逸令其騎稍後親引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虜不之覺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悉得人畜以歸啟民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寇掠

三年秋九月突厥步迦可汗所部大亂鐵勒僕骨等十餘部皆叛步迦降於啟民步迦衆潰西奔吐谷渾長孫晟送啟民置磧口啟民於是盡有步迦之衆

煬帝大業三年春正月朔旦大陳文物時突厥啟民可

汗入朝見而慕之請襲冠帶帝不許明日又帥其屬上表固請帝大悅謂牛弘等曰令衣冠大備致單于解辮卿等功也各賜帛甚厚　夏四月丙寅車駕北廵己亥頓赤岸澤五月丁巳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拓特勒來朝戊午發河北十餘郡丁男鑿太行山達於并州以通馳道丙寅啓民遣其兄子毗黎伽特勒來朝辛未啓民遣使請自入塞奉迎輿駕上不許　六月戊子車駕頓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徑突厥中指于涿郡恐啓民驚

懼先遣武衛將軍長孫晟諭旨啟民奉詔因名所部諸
國奚霫室韋等酋長數十人咸集晟見牙帳中草穢欲
令啟民親除之示諸部落以明威重乃指帳前草曰此
根大香啟民遽嗅之曰殊不香也晟曰天子行幸所在
諸侯躬自灑掃耕除御路以表至敬之心今牙內蕪穢
謂是留香草耳啟民乃悟曰奴之罪也奴之骨肉皆天
子所賜得効筋力豈敢有辭特以邊人不知法耳賴將
軍教之此將軍之恵奴之幸也遂拔所佩刀自芟庭草

其貴人及諸部爭效之於是發榆林北境至其牙東達於薊長三千里廣百步舉國就役開為御道帝聞晟策益嘉之丁酉啟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己亥吐谷渾高昌並遣使入貢甲辰上御北樓觀漁於河以宴百僚定襄太守周法尚朝于行宮大府御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關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為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相屬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

動聞山川猝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路俱長難以相救雖有故事乃取敗之道也帝未懌曰御意如何法尚曰結為方陳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屬並在其内若有變起所當之面即令抗拒内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為壁壘重設鉤陳此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萬一不捷屯營自守臣謂此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法尚左武衛將軍啟民可汗復上表以為先帝可汗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乏臣兄弟

嫉妬共欲殺臣臣當是時走無所適仰視唯天俯視唯地奉身委命依歸先帝先帝憐臣且死養而生之以臣為大可汗還聚突厥之民至尊今御天下還如先帝養生臣及突厥之民種種無之臣荷戴聖恩言不能盡臣今非昔日突厥可汗乃是至尊臣民願帥部落變改衣服一如華夏帝以為不可秋七月辛亥賜啟民璽書諭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存心恭順何必變服帝欲誇示突厥令宇文愷為大帳其下可坐數千人甲寅帝于

城東御大帳備儀衛宴啓民及其部落作散樂諸胡駭悅爭獻牛羊駝馬數千萬蹄帝賜啓民帛二十萬段其下各有差又賜啓民路車乘馬鼓吹旛旗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又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尚書左僕射蘇威諫帝不聽築之二旬而畢

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歷雲中泝金河時天下承平百物豐實甲士五十餘萬馬十萬匹旌旗輜重千里不絶令宇文愷等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

之下施輪軸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為幹衣之以布飾以丹青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為神每望御營十里之外屈膝稽顙無敢乘馬啟民奉廬帳以俟車駕乙酉帝幸其帳啓民奉觴上壽跪伏恭甚王侯以下袒割於帳前莫敢仰視帝大悅賦詩曰呼韓頓顙至屠耆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皇后亦幸義成公主帳帝賜啟民及公主金甕各一并衣服被褥錦綵特勒以下受賜各有差帝還啟民從入塞己丑遣歸國

四年夏四月乙卯詔以突厥啓民可汗遵奉朝化思改戎俗宜於萬壽戍置城造屋其帷帳牀褥以上務從優厚

五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禮賜益厚　冬十一月突厥啓民可汗卒上為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為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

八年春二月北平襄侯叚文振為兵部尚書上表以為帝寵待突厥太厚處之塞内資以兵食戎狄之性無親

而貪異日必為國患宜以時諭遣令出塞外然後明設
烽候緣邊鎮防務令嚴重此萬歲之長策也三月辛卯
文振卒帝甚惜之

隋討高麗

隋文帝開皇十七年高麗王湯聞陳亡大懼治兵積穀
為拒守之策是歲上賜湯璽書責以雖稱藩附誠節未
盡且曰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今若黜王不可虛置終
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易行率由憲章即是

朕之良臣何勞别遣才彦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殷勤曉示許王自新耳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上使使拜元為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公元奉表謝恩因請封王上許之

十八年春二月高麗王元帥靺鞨之衆萬餘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上聞而大怒乙巳以漢王諒王世積並為行軍元帥將水陸三十萬伐高麗以尚書左僕

射高熲爲漢王長史周羅睺爲水軍總管　夏六月丙寅下詔黜高麗王元官爵漢王諒軍出臨渝關值水潦餽運不繼軍中乏食復遇疾疫周羅睺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亦遭風船多飄沒秋九月己丑師還死者什八九高麗王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百濟王昌遣使奉表請爲軍首帝下詔諭以高麗服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煬帝大業六年　帝之幸啓民帳也高麗使者在啓民所啓民不敢隱與之見帝黄門侍郎裴矩說帝曰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漢晉皆為郡縣今乃不臣別為異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楊諒不肖師出無功當陛下之時安可不取使冠帶之境遂為蠻貊之鄉乎今其使者親見啓民舉國從化可因其恐懼脅使入朝帝從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帳明年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育之禮當

如啟民苟或不朝將帥啟民往巡彼土高麗王元懼藩禮頗闕帝將討之課天下富人買武馬匹至十萬錢簡閲器仗務令精新或有濫惡則使者立斬

七年春二月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壬午下詔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元弘嗣往東萊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晝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　夏四月庚午車駕至涿郡之臨朔宫文武從官九品以上並令給宅安置先是詔總徵天下之兵無問遠

近俱會於涿又發江淮以南水手一萬人弩手三萬人嶺南排䂎手三萬人於是四遠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乘送高陽供載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發河南北民夫以供軍須秋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至涿郡舳艫相次千餘里載兵甲及攻取之具往還在道常數十萬人填咽於道晝夜不絶死者相枕臭穢盈路天下騷動

八年春正月四方兵皆集涿郡帝徵合水令庾質問曰

高麗之衆不能當我一郡今朕以此衆伐之卿以為克不對曰伐之可克然臣竊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先自退邪對曰戰而未克懼損威靈若車駕留此命猛將勁卒指授方畧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克之必矣事機在速緩則無功帝不悅曰汝既憚行自可留此右尚方署監事耿詢上書切諫帝大怒命左右斬之何稠苦救得免壬午詔左十二軍出鏤方長岑海冥蓋馬建安南蘇遼東玄菟扶餘

朝鮮沃沮樂浪等道右十二軍出黏蟬含資渾彌臨屯候城提奚蹋頓肅慎碣石東暆帶方襄平等道絡繹引途總集平壤凡一百一十三萬三千八百人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宜社於南桑乾水上類上帝於臨朔宮南祭馬祖於薊城北帝親授節度每軍大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十隊為團步卒八十隊分為四團團各有偏將一人其鎧胄纓拂旗旛每團異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詔慰撫不受大將節制其輜重散兵等亦

為四團使步卒挾之而行進止立營皆有次叙儀法癸未第三軍發日遣一軍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終四十日發乃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御營内合十二衛三臺五省九寺分隸内外前後左右六軍次後發又亘八十里近古出師之盛未之有也

二月以段文振為左候衛大將軍出南蘇道文振於道中疾篤上表曰竊見遼東小醜未服嚴刑遠降六師親勞萬乘但夷狄多詐深須防擬口陳降款毋宜遽受水

潦方降不可淹遲唯頋嚴勑諸軍星馳速發水陸俱前出其不意則平壤孤城勢可拔也若傾其本根餘城自克如不時定脫遇秋霖深爲艱阻兵粮既竭彊敵在前蹤䠊出後遲疑不決非上策也三月辛卯文振卒帝甚惜之　癸巳上始御師進至遼水衆軍總會臨水爲大陳高麗兵阻水拒守隋兵不得濟左屯衛大將軍麥鐵杖謂人曰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然艾灸頞瓜蔕歕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乃自請爲前鋒謂其

三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戰我得良殺汝當富貴帝命
工部尚書宇文愷造浮橋三道於遼水西岸既成引橋
趣東岸橋短不及岸丈餘高麗兵大至隋兵驍勇者爭
赴水接戰高麗兵乘高擊之隋兵不得登岸死者甚衆
麥鐵杖躍登岸與虎賁郎將錢士雄孟叉等皆戰死乃
斂兵引橋復就西岸詔贈鐵杖宿公使其子孟才襲爵
次子仲才季才並拜正義大夫更命少府監何稠接橋
二日而成諸軍相次繼進大戰于東岸高麗兵大敗死

者萬計諸軍乘勝進圍遼東城即漢之襄平城也車駕度遼引曷薩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觀戰處以懾憚之因下詔赦天下命刑部尚書衛文昇尚書右丞劉士龍撫遼左之民給復十年建置郡縣以相統攝　諸將之東下也帝親戒之曰今者弔命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朕旨欲輕兵掩襲孤軍獨鬭立一身之名以邀勲賞非大軍行法公等進軍當分為三道有所攻擊必三道相知毋得輕軍獨進以致失亡又凡軍事進止皆須

奏聞待報毋得專擅遼東數出戰不利乃嬰城固守帝
命諸軍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即宜撫納不得縱兵
遼東城將陷城中人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
命馳奏比報至城中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再三帝
終不悟既而城久不下六月己未帝幸遼東城南觀其
城池形勢因詔諸將詰責之曰公等自以官高又恃家
世欲以暗懦待我邪在都之日公等皆不願我來恐見
病敗耳我今來此正欲觀公等所為斬公輩耳公今畏

死莫肯盡力謂我不能殺公邪諸將咸戰懼失色帝因留止城西數里御六合城高麗諸城各堅守不下右翊衛大將軍來護兒帥江淮水軍舳艫數百里浮海先進入自浿水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護兒欲乘勝趣其城副總管周法尚止之請俟諸軍至俱進護兒不聽簡精甲四萬直造城下高麗伏兵於羅郭內空寺中出兵與護兒戰而偽敗護兒逐之入城縱兵俘掠無復部伍伏兵發護兒大敗僅而獲免士卒還者

不過數千人高麗追至船所周法尚整陳待之高麗乃退護兒引兵還屯海浦不敢復留應接諸軍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出扶餘道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出樂浪道左驍衛大將軍荊元恒出遼東道右翊衛將軍薛世雄出沃沮道右屯衛將軍辛世雄出玄菟道右禦衛將軍張瑾出襄平道右武候將軍趙孝才出碣石道涿郡太守檢校左武衛將軍崔弘昇出遂城道檢校右禦衛虎賁郎將衛文昇出增地道皆會於鴨綠水西述等兵

自瀘河懷遠二鎮人馬皆給百日粮又給排甲槍矟并衣資戎具火幕人別三石已上重莫能勝致下令軍中遺棄米粟者斬士卒皆於幕下掘坑埋之纔行及中路糧已將盡高麗遣大臣乙支文德詣其營詐降實欲觀虛實于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來者必擒之仲文將執之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聽文德還既而悔之遣人紿文德曰更欲有言可復來文德不顧濟鴨緑水而去仲文與述等既失文德內

不自安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仗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顔以見帝且仲文此行固知無功何則古之良將能成功者軍中之事決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勝敵時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與諸軍度水追文德文德見述軍士有饑色故欲疲之每戰輒走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逼羣議于是遂進東濟薩水去平壤城三十

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詐降請於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獘不可復戰又平壤城險固度難猝拔遂因其詐而還述等為方陳而行高麗四面鈔擊述等且戰且行秋七月壬寅至薩水軍半濟高麗自後擊其後軍右屯衛將軍辛世雄戰死于是諸軍俱潰不可禁止將士奔還一日一夜至鴨緑水行四百五十里將軍天水王仁恭為殿擊高麗却之來護兒聞述等敗亦引還惟衛文昇一軍獨全初九軍度遼凡

三十萬五千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資儲器械巨萬計失亡蕩盡帝大怒鎖繫述等癸卯引還初百濟王璋遣使請討高麗帝使之覘高麗動靜璋内與高麗潛通隋軍將出璋使其臣國智牟來請師期帝大悅厚加賞賜遣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告以期會及隋軍度遼百濟亦嚴兵境上聲言助隋實持兩端是行也唯于遼水西拔高麗武厲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已八月敕運黎陽洛口太原等倉穀向望海頓使民部尚書

盧江樊子蓋留守涿郡九月庚寅車駕至東郡　宇文述素有寵於帝且其子士及尚帝女南陽公主故帝不忍誅甲申與于仲文等皆除名為民斬劉士龍以謝天下薩水之敗高麗追圍薛世雄於白石山世雄奮擊破之由是獨得免官以衞文昇為金紫光禄大夫諸將皆委罪於于仲文帝既釋諸將獨繫仲文仲文憂恚發病困篤乃出之卒于家

九年春正月丁丑詔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為驍果

脩遼東古城以貯軍粮　二月壬午詔宇文述以兵糧不繼遂陷王師乃軍吏失於支料非述之罪宜復其官爵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　帝謂侍臣曰高麗小虜侮慢上國今拔海移山猶望克果况此虜乎乃復議伐高麗左光祿大夫郭榮諫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奈何親辱萬乘以敵小冦乎帝不聽

夏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與上大將軍楊義臣趣平壤左光祿大夫王仁恭出扶餘道仁恭進

軍至新城高麗兵數萬拒戰仁恭帥勁騎一千擊破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将攻遼東聽以便宜從事飛樓橦雲梯地道四面俱進晝夜不息而高麗應變拒之二十餘日不拔主客死者甚衆衝梯竿長十五丈驍果吴興沈光升其端臨城與高麗戰短兵接殺十數人高麗競擊之而墜未及地適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復上帝望見壯之即拜朝散大夫恒置左右　遼東城久不拔帝遣造布囊百餘萬口滿貯土欲積為魚梁大道濶三十

步高與城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夾魚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將攻城内危懼會楊玄感反書至帝大懼兵部侍郎斛斯政素與玄感善玄感之反政與之通謀玄縱兄弟亡歸政潛遣之帝將窮治玄縱等黨與政内不自安戊辰亡奔高麗庚午夜二更帝密召諸將使引軍還軍資器械攻具積如丘山營壘帳幕案堵不動皆棄之而去衆心恟懼無復部分諸道分散高麗即時覺之然不敢出但於城内鼓譟至來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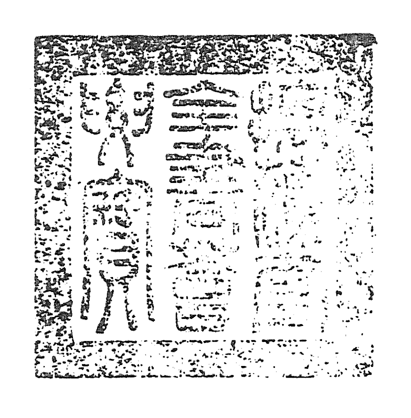
午時方漸出外四遠覘偵猶疑隋軍詐之經二日乃出數千兵追躡畏隋軍之衆不敢偪常相去八九十里將至遼水知御營畢度乃敢逼後軍時後軍猶數萬人高麗隨而抄擊最後羸弱數千人為所殺略初帝再征高麗復問太史令庾質曰今段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勞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猶不克直遣人去安得有功及還謂質曰卿前不欲我行當為此耳

十年春二月辛未詔百僚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戊子詔復徵天下兵百道俱進　三月壬子帝行幸涿郡士卒在道亡者相繼癸亥至臨渝宮禡祭黃帝斬叛軍者以釁鼓亡者亦不止　夏四月甲午車駕至北平秋七月癸丑車駕至懷遠鎮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失期不至高麗亦困弊來護兒至卑奢城高麗舉兵逆戰護兒擊破之將趣平壤高麗王元懼甲子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帝大悅遣使持節召護兒還護兒集衆曰大軍

三出未能平賊此還不可復來勞而無功吾竊恥之今高麗實困以此衆擊之不日可克吾欲進兵徑圍平壤取高元獻捷而歸不亦善乎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護兒不可曰賊勢破矣獨以相任自足辦矣吾在閫外事當專決寧得高元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應獲罪諸將懼俱請還乃始奉詔八月己巳帝自懷遠鎮班師邯鄲賊帥楊公卿帥其黨八千人抄駕後第

八隊得飛黄上廄馬四十二匹而去冬十月丁卯上至東都己丑還西京以高麗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廟仍徵高麗王元入朝元竟不至敕將帥嚴裝更圖後舉竟不果行初開皇之末國家殷盛朝野皆以高麗為意劉炫獨以為不可作撫夷論以刺之至是其言始驗十一月丙申殺斛斯政於金光門下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貢生臣蘇曰柄